

# 老虎

久米正雄

新派演员深井八辅像往常一样快到中午时才睁开眼来。外面已是万里无云的秋日。他故意呼扇一下睡足了的眼睛，隔着窗上的玻璃看了看蓝天，痛快地打了个大哈欠。不过，连他自己都觉得动作有些夸张，平时在舞台上作戏的表情竟陷入到这种田地，他不由得向四周望望苦笑起来。在演员中他确实是天生的夸张人物。而他的过分夸张，形成开玩笑逗趣的气氛，正是他的角色的生命力所在。他在新派中是最出色的滑稽演员。

他原是河岸鱼市的哥儿们，天生的性格幽默，当草创新派的祖师川上举起改革剧团的旗帜，招募龙套演员时，他不顾朋友们的嘲笑，首先应招。不过到了真地参加考试时，川上仔细看了这个剃光头的哥儿们，有些看不上似地这样说道：“你终究不是当演员的料呀！”

尽管他把好话说尽，川上还是笑着不接受。不过，他还是要再试一次。这次他把头全剃光，换了装束，再次应招。然而因为剧团需要很多人，他又躲过了川上的眼睛，当时人又杂乱，他顺利地就被录用了。进去以后，川上立马注意到他。

“噢，这家伙终于还是进来了！”川上用几分惊讶的口气对他说。

“哼，这是什么样的脑袋！”他敲敲剃光的头让大家看。

“哎，真没有办法。既然进来了就努力吧！”川上虽然笑着，心中还是认为不能不用这条汉子。便只好让他进了剧团。这样，从他成为了演员的时候起，已经担当起出色的滑稽演员的角色。而现在，经过新派多次的兴衰变迁，总之在由井剧团里他成了不能缺少的演员。薪水也相应提高了。像有才能的演员一样，偶然也娶了老婆。想来，他毫无疑问是顺利地踏进了社会。

不过，对他来说，他决没有对自己现在的地位感到满足。他已经过了三十五岁。如果是从事普通的职业已是通晓事理、精力充沛的壮年。而如今的他，在舞台上依旧是演丑角。像样的角色从来没演过。他只是为了让观众取乐，或只是为了让人快活，仅仅起一种配合作用。他自己也明白，这不过是一向出来侍候主角的丑角。他人生中的好时光，依然是让观众们大笑，只能对自己的境遇自我解嘲。

他有一个已经八岁的儿子。并于去年第一次登台，和他一样，不，比他强，有一个成为正式的新派演员的未来。他想决不能让孩子成为滑稽演员。他希望孩子不同于自己，能扮演正当的了不起的主角。

现在，深井木然地躺在床铺上想着昨天接受的角色。昨天在歌舞伎座的二楼朗读这次要上演的《异母》剧本。当时安排给他的角色只是老虎。这不是人名，只是扮演兽类的老虎这一角色。

老虎角色！他想起来便心怀不满，又觉得可笑地让人说法抱怨。他曾饰演过猫，又演过狗，曾在幕外跳跃。而且有一个动物演员的绰号。而现在又遭受冷遇扮演老虎，这是有些令人想不透

啊！不，还不如说，他没被分配演那个角色，那才是一件令人想不透的事。

可是他对自己扮演老虎这件并不稀奇的事，稍稍感到悲哀。尽管多年来他已习以为常了，觉得这是职业，虽然有点自我解嘲，但又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似地突然间怒气冲天。

昨天看剧本的时候，正当作者要公布滑稽演员的角色时，环视了一下，说道：

“这里我要改变一下惯例，为了让观众看到清冈球江的奢侈，让他在阳台上养了一只虎。这是一只南洋的猛兽，我想让这家伙在闭幕时发起威来要吃球江，你们看如何？”这时，大家的视线一下子都落到他身上，而团长由井说：

“那很好，这人角色很适合深井君，一定会受欢迎。”

说到这里，大家再次把视线集中到他身上，他感到别人有点带着嘲笑的神态。不过扮演女主角的川原也说：

“那家伙一定会受到好评。那一幕将全然地被深井君的老虎压倒了！”

这时他也面带笑容，甚至有几分得意。

“总之，”他还躺在床铺上在考虑。“一定得把受冷遇的老虎这个角色扮演好。扮演野兽并没有什么丢人的。不论演兽演鸟，只要演得好也是一个伟大的演员。而且不管怎么说，能演老虎的演员在全日本只有我一个。是呀，把一只老虎演得活灵活现，要让观众发出喝彩声，并把其他演员踢开。如今的我要生存下去便只能这么办。”

他急忙起身，吆喝楼下的妻子，换了衣服。并且高高兴兴地下到楼下，在楼下的长火盆旁挂着黄色的餐巾，那晚点了的早饭摆在桌上等着他。他连忙拿起筷子急匆匆地吃起饭来（也不知是

早饭还是午饭)。

走廊下的儿子小亘沐浴着阳光在看旧的戏剧画报，看了一遍又翻过来再看。在画页中正有一幅难得刊登的他的小照片。这是一张承别人给面子偶然刊出的照片。对儿子，他总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在这个儿子的眼里，这个作演员的自己，他到底是怎么看呢？而这和做父亲的自己又会引起怎样的矛盾呢？——他漠然地想着这些事，在挟筷子时，小亘忽然问道：

“爸爸，你今天不排练吧！”

“哎，到彩排之前，爸爸一直空闲。”

这么一说，他又很不愉快地想起老虎的角色，要背的台词一句也没有。他真地到排练场去，这次也没必要和别人对台词。总之所谓排练只要他一个人着磨着磨应当如何像老虎那样跳跃就行了。

不过老虎这个动物到底是如何蹦跳的呢，他看过画上画的虎，也看过老式戏剧节目中出现的虎，真的老虎不过是通过那些书画平白想象出的而已。一旦自己表演时，即便自己是专演动物的演员，也不了解老虎的特点。它既然是猫科的野兽，把它想作气势汹汹的大猫，大概不会有很大差别。若是像老戏“猫事件”中出现的完全按照猫科的动作，爱挑刺的戏剧评论家便会说深井演的虎名副其实是照猫画虎，那就不好办了。——他又继续思考着。

儿子小亘不知道父亲在为那些事苦闷，他以孩子巴结父亲技巧，用半吞半吐撒娇的口气继续问道：

“那末你没有什么事到哪儿去走走？”

“嗯，还没有。——不过，你干嘛要问这件事？”

“我，如果爸爸今天有时间，我想让爸爸带我到上野去！因

为天气挺好的。带我去吧！”

“到上野什么地方去？到那儿去，有劲吗？小孩子也不懂观看绘画展览会——”

“不，我想到动物园去玩儿，从去年起，我还一次也没有去过。”

“动物园？”

他下意识地反问道，在他的脑子里突然想起一件事。他是要把这孩子的话，当作一种启示表示感激呢？还是可以当作一种讽刺而苦笑呢？应当采取哪种态度他有点不解，即使上帝通过孩子对他发出嘲笑也好，他的职业告诉他，利用这个机会预先参研一下虎的真实姿态，是当前的急务。

“因为动物园有了河马。好不好，带我去吧！”

“好吧！那末我偶然陪小亘一起去参观一下河马或老虎。”

这么一说，他解释似地回头看看在旁边的妻子。

“要是没有什么事你们就去吧！到外边碌碌碌碌，也许精神愉快一些！”

妻子和困顿于“老虎”的丈夫的心情不同，“到外边走走”这句话以另一种含义表示同意。

他当然对那种讽刺很敏感。不过，他知道岔开话题，并轻轻地对付过去的手段。

“没错，到什么地方看看猫，这样也会放心一些。”

这么说着，他特意放声大笑。

“那末，爸爸现在就去吧！”

“嗯，好好！”

这样，他就无所顾忌地抓住了上天赐给的这个好机会，但他在内心里总觉得有一种打趣的感觉，一种对不起孩子的感觉。但

这首先出于一种职业习惯……这么一想他快活地忘掉所有，他边笑话自己，边恢复成体贴人的“江户人”。

过了半个小时，他已经带着小亘坐上了到上野去的电车。他想轮流地体会一下像普通演员在这种电车里努力不让人认出的快乐感受和尽管想尽方法还是被人发现并指认出来的快感。他穿着谁见了都很打眼的阔绰的大岛衬衣，和像是演儿童角色穿着长袖子衣服的小亘一起缩身躲在车厢的一隅。他不想让熟人看出他是到动物园去，同时也不想让什么人偶然撞到把这次自己奇特的动物园之行没事儿人似的当作笑话传开。

互相正好从须田町乘车的一个男子充分地满足了他的需求。那是在J报社工作的熟悉的剧评家。深井从深盖到眉毛的帽沿下早就认出了他，但在对方看到他之前，他屏住气等着。一会儿剧评家认出他来了，走到旁边来悄悄地亲切地，大大方方敲敲他的肩膀。

“唉呀，是你呀！在这么个奇怪的地方会见到你！”

“和奇妙的人遇到一起了，所以这电车可真是有意思。”

“别又用起那样难懂的字眼儿——不过，今天你要去哪里？是出来还是回去？”

“唉，怎么说好呢，也可以说是出门，也可以说是回家。……”

“因为不晓得哪儿是主宅便出来了？”

“别说得那么俏皮，不过，你去哪儿？”

“我呀，我现在要去非常俏皮的地方！你看看，还带着一个包袱。”

他用下巴指了指对方没留意的孩子。

“噢，是小亘！——今天你给爸爸就伴？还是爸爸给你就

伴？”

“是呀是呀，这就很俏皮。今天被孩子领着到上野去。”

“什么？看展览会，真让人佩服！”

“不去那种俗气的地方，这次去动物园，”这么一说，他又连忙补充了一句。“去看河马！”

“动物园？”剧评家特地紧皱眉头，随即又恢复了龇牙咧嘴的笑脸，并拍打着膝盖。“啊，是呀！明白了，明白了。——可是去看的大概不是河马？”

“那末，去看与河马相反的东西也很潇洒！”

“不，你想打岔我也不会上当。去看的大约就是要扮演的老虎吧！这次的角色分配，我早就听说了。听说那是大谷的想法，他可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

“唉，是吗？那家伙我可是第一次听说。我还一个劲儿地埋怨呢？还以为是亭亭先生的恶作剧——那末，这就值得详细研究一下了。不管怎么说，我演老虎，首要的是团长答应的。”

“你看看，你不是完全坦白了吗？但是，如果想看老虎，也用不着特地跑趟动物园呀！”

“让我喝上一二升酒，谁能比？”

“怎么样，不去瞧一眼那边的老虎吗？”

“那不行。无论如何我不能把这孩子丢在一边。”他又回过头去看看孩子。

“你也老了！”剧评家也看了看小亘这边，坦荡地说。

深井听了这句话，像被迎头浇了盆冷水似地恢复了正经的态度。不顾儿子在面前，不停地说笑话，使他感到有些羞愧。不过若无其事地默然不语，就他以前的教养来说就过得轻快了。

“上了岁数还演戏那便成了孩子了。不过老虎这一角色不好

演呀。”

“可是说到愚蠢的程度，山井的角色也一样，不如说你的老虎这个角色也许会迎得更高声望！声望集中在老虎身上。”

“这么一想，我也打算倾尽全力去演！”

“是呀，连我们也对你的老虎这一角色充满期待。”

“非常感谢。”深井一边苦笑，一边内心里多少得到些宽慰。

转眼间电车到了上野山下，儿子催促他告别了剧评家，匆忙下了电车。

上野的秋天树木变了颜色，在宽阔的白色散步道上，人群在各处举着阳伞走动。在屋里呆惯了的深井在蓝天下觉得心情舒畅。他径直地走向动物园。

走进园内，小亘欢快地想跑开。深井拉住他，叮嘱道：

“爸爸是过来看老虎的，你要是看完了，就回到这里来。”小亘没时间弄清父亲为什么对老虎感兴趣，他欢蹦乱跳地从父亲身边解放出来感到开心。他已经跑开了，挤进围笼在猴笼子前的众多的孩子中。

父亲也高兴从儿子身旁解放出来。他一个人慢慢地走。沿着很久以前来时记忆的路线，去寻找猛兽铁笼。随即找到了要找的目标：老虎的住处。

他以奇怪的心情站在虎笼前。约么有两间房子长的铁笼里，他要找的老虎懒散地伸着前腿趴在那里。那微脏的毛色和阴沉的多云天空一样的眼神首先映入他的眼帘时，他觉得有点沮丧。因为这和他迄今想象的猛兽的雄姿相去甚远。虽然在凝视中他内心里渐渐对老虎产生了同情，夹杂着一种怜悯感情，他甚至产生了奇妙的爱情。在这碧空万里的秋天被锁在微寒的铁笼里，全部野性的活力被剥夺，只是阴沉沉地趴着，听任人们赏玩而一

动不动的这只野兽，他甚至感到这野兽正和自己的境遇有类似之处。但是哪里相似，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他漠然被这种感慨所打动，忘记了自己要扮演这个老虎，忘了要研究虎的体态步伐，只是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铁笼前。

虎不动，他也不动。构成这不可思议的明显对比的野兽和人，漠然地相互望着，很长时间一动不动。最后，深井感到自己和老虎一样的心情，和老虎在考虑一样的事情。

突然老虎奇怪地歪起脑袋，刹那间它张开长有鲜艳的胡须的大嘴，打了一个巨兽的哈欠。张开的口中满是鲜红色，比牡丹鲜艳，如同盛开的蔷薇一般。不过，还不到一分钟，老虎又静静地恢复原状。

忽然清醒过来的深井，内心里又一次记起刚才全忘记的自己的目的。但是眼前的虎，只让他参观了打一个哈欠的动作，然后就像山林似地一动不动。即便这样他也满足了。他多少体会到了老虎的这一点心情。

“是呀，要下决心演好老虎。我并不是模仿色鬼，而要更切实地体会老虎的心情。”他内心里如此喊道。

一会儿，儿子回到那里，他牵着儿子的手，比来时心情更愉悦地走出动物园。

第二天他偶尔看了J报上题为“戏剧一夕话”的“闲话栏”。那里登出了一篇炫耀的文章：

“人尽皆知以演动物闻名的深井八辅，最近安全脱离了人的习气。他热中到这般程度：午饭时女人气地说着以鲍鱼为食，像小狗用后腿站着一样领工资。渐渐地这次歌舞伎座也有他的角色。老虎角色将大获成功。他每日去动物园，正热心进行研究。”这一定是昨天碰到的那位剧评家大笔一挥写成的。

他读这篇文章时，心里涌起一种近乎激愤的情绪。可随即消失了，然后变成苦笑，接着转变为开心的微笑。

“什么？这便是我的声誉！”

如此一想他觉得更有必要，要让老虎角色演成功。无论在抽烟，无论在吃饭，也无论躺在床上，他一个劲儿地只是思考着老虎的动作。

不久演出的日子到了。一场场在进行，到了他应当扮演老虎出场的第三幕。他不苟言笑地穿着缝制的虎皮，伴着效果的梆子声卧在球江邸的阳台上。

幕开了。还无人上场。只有懒洋洋躺着的老虎，终于从长日的睡眠中醒来般，动了动身子发出一两声吼叫。这时从观众席发出了五六声大喊“深井！深井！”的喝彩声。深井心里有点得意。

接着由井出场了。川原出场了，此时观众席的喝彩声，和对深井的喝彩声不相上下。深井想“继续看吧！”而内心更加得意。

剧情在发展。他一面听着由井和川原的对话，只是等待着自己应当跳跃的机会。剧情达到了高潮。慢慢地他应当跳跃的时机来了！

他先打了一个兽类的哈欠，又不像猫也不像虎。接着徐徐地吼了几声。随着球江的戏弄老虎，它猛地扑向球江的胸部，几乎像枷在他身上的锁一般紧张地贴着球江。它威风凛凛地狂跳着。

观众沸腾了！满场都在高喊“深井！深井！”他透过缝制的虎皮听到了观众的喝彩声，几乎是忘我地跳跃着，已然没有不满，也没有激愤，没有忧郁，也没有羞耻。在他的忘记自我的内心中，只存在着不可名状的快感。

它还在猛烈跳跃中就闭幕了。观众的喝彩声还在轰鸣。他心中充满了欢悦。并且得意洋洋地穿着虎皮又回到舞台上。这时在

阴暗布景的暗处，忽然有人拉着他的手，他有点吃惊，从虎皮的窥视孔中他看到了那个人，他的儿子小亘站在那里叫“爸爸”！

深井从得意的绝顶高处随即被扔到羞愧的底层。在他儿子的面前，他在虎皮中的脸色出乎意料变得通红，再往上看看儿子的眼睛，丝毫没有对这不才的父亲的角色加以非难的意思。反而流露出对父亲的痛苦境遇表示同情，几乎想哭的神情。

“小亘！”深井情不自禁地叫道，把儿子的身子拉过来。泪水经过虎皮上的虎斑落下来。

这样，老虎和人的儿子在阴暗背景的阴影里相对而泣。

陈应年 译

## 晚 菊

林芙美子

他来电话说傍晚五点左右来造访，阿欣想：时隔一年了，真的会再来找我吗？”放下电话，去看看钟，差五点钟还有两个小时左右，看来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去洗个澡。接着，她吩咐女佣人早点预备好晚饭，就匆匆到洗澡间去了。“要显得比上次分别时还年轻一些才行。如果是让他感到我老了，那可就失败了。”阿欣这样想着，慢慢地浸入热水中去。

洗完澡回来，她立刻从冰箱中取出冰块，砸得碎碎的，再用两层纱布包好，就面对镜子，用这个冰袋均匀地擦拭起面孔来。大概按摩了约十分钟，直至皮肤几乎丧失感受，双颊潮红以至发麻为止。“已经五十六岁了！”即使阿欣心里总是嘀咕着这事，但又仍旧认为，凭借自己在长期艺妓生涯中练就的功夫，总还是可以再对付一阵子的。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她又取出珍藏的进口美容霜，擦到冰冷的脸颊上。她一面化妆，一面瞪着眼睛端相自己的容貌，此刻眼前又浮现出当年曾经印到明信片上自己那绝代佳人的姿色，可是现在镜子里面这死人一样苍白的老脸，实在使她寒心。阿欣又情不自禁地撩开和服的下摆，端详起自己的大腿来了。啊！顶盛时期的丰腴已经逝去了，那一条条细细的静脉血

管突现出来了，“可见，总还不算太瘦吧！”她如此宽慰着，却又突然将两个大腿紧紧地夹在一起。

在浴池里，阿欣端坐着，不时朝身上撩着水，水顺着身体淌了下去。她觉得，只有亲切的爱抚才能给自己的暮年了以慰藉。“我依然有吸引男人的魅力，这才是人生寄托之所在。”井原西鹤在他所写的《列国见闻与伊势物语》一书中——这样描述过伊势地方的一种休闲，有两个弹三弦琴的美女——杉姬和玉姬，人们在她俩面前张开一面红色的大网，一面从网孔中窥视她俩的美貌，一面掷钱为戏。阿欣想象着那张开的红网，画中人那样的美貌……这些对自己早已是遥远的往事了。阿欣在年轻的时节，浑身都充满了金钱的欲望，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尤其是饱经残酷战争的忧患之后，而今她感到没有男人的生活是空虚而没有依靠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阿欣的美貌多少有些变化，美的风度也与从前不同了。她并不想去做那种越老越追求时髦的蠢事。有些女人虽然已经五十开外了，可还要袒胸露颈地戴着项链，穿着带衬裙的红棋盘花格的裙子，外面再套一件白缎子罩衫，头上戴一顶宽沿帽子来巧妙地掩盖额头的皱纹。对于这种人，阿欣从来是很反感的。至于对有些人一直喜欢像妓女那样，从和服的领口露出红色的里衬来的那种打扮，她更是顶讨厌的。在这摩登的时代，阿欣竟然连一次也没穿过西服。她爱穿和服，在那洁白的纯丝衬领上，套一件用大岛绢丝织成的碎白花纹的蓝色夹袍，腰上系一条淡黄色的、带白色细纹的博多腰带。在胸前，你绝对不可以看到颜色花俏的软绸腰带。阿欣曾经也仿效西洋妇人的时髦装束，创造了自己的一身理想装束：“腰要扎得细一些，胸部要高高地突起，腹部用窄腰带束着，臀部薄薄地垫上一层丝棉絮的围布，使臀部显得更加丰满。”阿欣的头发始终保持茶色，再配上那白皙的面庞，你无论怎样也不会认为她已是年过五十的女人了。她

的身材较高而穿着短下摆的衣裳，就愈发显得干净利落。每当和男人相会前，她总是依照艺妓界的规矩，装扮得大大方方的，往往还要对着镜子，抿上五六勺凉酒，接着用牙粉把牙刷好。她是绝不会漫不经心地忘了除去酒臭的。哪怕是少量的这一点点酒，对阿欣来说，要比使用任何化妆品有效，只见她微现醉意，眼圈泛红，那两只大眼也润泽有光了。通过这么一番精心的化妆，阿欣本有的艳丽好像又复苏了。她又拿出名贵的口红，浓浓地涂在嘴唇上，使嘴唇变得鲜红。可是她却一辈子从未染过指甲，她觉得上了年纪的人，再搞那种艳丽的化妆，显得该多么可笑呀。她只是喜欢用乳液来回地擦擦手背，把指甲剪得短短的，接着再用小块呢料把指甲擦试好。阿欣十分喜欢恬淡的颜色，特别喜欢穿水色和桃色的内衣，由她那长夹袍的宽大袖口里，总是显露着淡素颜色的内衣袖头。香水她也总是用一点，然而只是喜欢撒在肩头和那两只娇嫩的手臂上。她是不会将香水错喷到耳朵里去的。总之，阿欣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女人。她以为，如果像社会上那些落魄的老姬般寒酸苟安地活着，倒不如死了好。

“蔷薇芬芳人难喻，自敢掠美我独馨。”阿欣格外喜欢这两句诗。她看着板谷先生送来的蔷薇花时，回想着自己失去男人以后这段时间的遭遇，很自然地由这花团锦簇的鲜花联想起自己梦幻般的往事。不同的风俗，自己的兴趣和追求，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断地改变着，这种对曾经的怀念，常使她感到很愉快。在漆黑的夜里当她独眠卧榻时，一觉醒来，时常不知不觉地悄悄板着手指数落着自己从姑娘时代起结交的男人来。“他和他，还有他，啊！也有他……这样认识他是在他之前吧……也许是在他以后……”她简直就像数“小九九”一样，想到男人的心情，真使她有些神往。其中有的因别离的方式不同而伤心得泪流满面。

阿欣如同《伊势物语》中所描述的那样，早就完全沉浸在往

昔甜密的回忆之中，她陶醉了，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回想着，仿佛这也是一种享乐。

接到田部的电话，她很感意外，就好似喝了一杯上等的葡萄酒，觉得分外的甘美。可是田部的这次来访，大约只不过是一般的拜访，往日的恋情还剩下多少呢？他大约是用来探望那长满荒草的爱的废墟吧！阿欣想，我不能让他仅是一味地慨叹。由于自己早就是人老珠黄，更要谨慎，不能露出一丝破绽，要显得一往情深，尽量造成一种亲密和谐的氛围，要让他觉得：“我这个女人仍旧娇美如昔。”不至于忘记此次重逢的余味。阿欣有条不紊地毫不拖延地一打扮完，就站在镜子面前，仔细地欣赏起自己的身姿来。还算万事如意了吧……

阿欣来了饭厅，晚饭早就做好了，她和女佣人便相对而坐吃了起来。她们喝着淡味的稀酱汤，吃的是咸海带、麦米饭，接着又敲开一个生鸡蛋，将蛋黄一口气喝了下去。这些年来不管是哪个男人拜访，阿欣也从来不给他们预备吃的。不像有的人那样在桌子上摆满丰盛的菜肴，亲自下厨房做几个拿手菜，来博取男人的欢心。对此，阿欣是从来都没想过的，因为她对当一名家庭主妇是毫无兴趣的。她深知对那些压根不想跟你结婚的男人，用家庭主妇的痴情来讨好他们是丝毫不会有用的。正是如此，来找她的男人都带着形形色色的土产或礼品，阿欣也就当之无愧地接受了。她从来不同没有钱的男人打交道。在她的眼里，没有钱的男人是没有魅力的。她所爱的男人，必须是身着笔挺的西服、洁净的衬衫那样的男人。恋爱，对于阿欣来说，就好似塑造一件件艺术品一样。

做为艺妓，阿欣由姑娘时代起，就被誉为可以同赤坂的万龙相媲美。她以前和结了婚的万龙见过一次面，为她那像天仙一样的容貌而赞叹不已。阿欣从自己的经历中深深觉得，一个女人若

想永葆美丽的丰采，没有钱是无论怎样也不行的。阿欣开始当艺妓是她十九岁那年。她并没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却靠她惊世的美貌而独步于艺妓之林。那时，正巧有一位年老的法国绅士来日本旅行，他点名要阿欣做他的陪客。这位绅士很宠爱她，以至把她比作玛格丽特·戈蒂埃，阿欣也自持骄矜，大有日本茶花女之感。这位法国绅士名叫密歇尔，他始终是使阿欣不能忘怀的。从年龄上来看，他现在肯定早就老死在法国北部的什么地方了。那年他回国时，曾经赠送给阿欣一个嵌着蛋白石和精巧钻石的手镯。这些年来她始终珍藏着，即使在战争最激烈、生活最艰难时，她也没舍得卖掉。

阿欣交往过的许多男人，而后都飞黄腾达成了有地位的人。但是，战争结束后却都杳无音信。人们传言：“相泽欣大概积攒了一大笔财产。”然而，在这期间她自己从没想过开个饭馆之类的店铺来糊口谋生。事实上阿欣仅具有的一点财产，只是幸免于战火的一栋房子和在热海的一套别墅而已，而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有很多的家产。热海的那栋别墅是以义妹的名字登记注册的，战后也被她给卖掉了，能说她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她目前同女佣人一起生活，女佣人是个哑巴，是义妹给介绍来的。阿欣的生活是意料不到地节俭，连看场电影和戏剧的激情都没有。她十分讨厌毫无目的地到外边去闲逛，由于她很忌讳在阳光下被人觉察到自己的衰老。光天化日之下，那老年妇女的龙钟之态会暴露无遗的，不管穿着多么华丽的服饰在阳光下也无济于事。由于这种原因，阿欣也就心甘情愿地不再抛头露面，过着悠闲的隐居生活。作为一种兴趣，她喜爱读小说。有人劝她领养一个女儿，说到了晚年也会快乐些。不过她不想过那种负有义务的老年，因此一直到现在都过着独身生活；她这样做自有其道理。

阿欣自小父母双亡，只是记得生在秋田县本庄附近的小砂川镇，五岁时被抱养到东京，过继到相泽家，改姓相泽。养父叫相泽久太郎，随后经营土木建筑生意，去了中国的大连。阿欣在上小学时，这个养父在大连就杳无音信了。养母相泽律子是个十分出色的理家能手，她搞股票生意，还修建房子出租，借此谋生。那时她们住在牛迅的草店里，因此又被人们称为草店相泽，在那里人们都知道她们是个小康之家。那时在神乐坂这个地方，有个叫辰井的布袜店，店里有个叫町子的漂亮姑娘。由于这个布袜店是与偶人镇的佛堂具有同样长的历史，因此一提起辰井布袜店，连山岗那边的邸町一带的人都是十分赞誉的。在挂着藏青色棉门帘的宽敞的店堂前，放着一台缝纫机，町子梳着桃髻，身着黑缎子领的和服，脚踏着缝纫机，在那里忙碌着。据说她的美丽在附近的早稻田大学也是久负盛名的，常常有些学生特地到这里来定做布袜，听说就是为了一睹她的美貌。而比町子小五六岁的阿欣，在镇里也被公认是这一带罕见的美女子。当时在神乐坂，町子和阿欣能说是出了名的两个美女。

阿欣十九岁的时候，一个叫合百乌越的男人经常来到相泽家。自那以后，养母相泽律子就成了酒鬼，和乌越长期勾勾搭搭。阿欣便在一次不知不觉的打打闹闹中被乌越强奸了。就在那时，阿欣怀着自暴自弃的心理不辞而别，投到赤坂的铃木门下当了艺妓。无巧不成书，恰巧在那时，辰井的町子身穿节日的和服乘坐刚刚问世不久的飞机去兜风，不幸失事坠落在洲崎的田野上。一时间，这件事成了那时的一大新闻，登在当地的报纸上。阿欣在那时也正式起了“欣也”这个艺名。初登艺坛就名声大振，当时《讲谈》杂志等不少报刊立刻就登了她的照片，并且后来把她的照片还印在明信片上而风靡一时。

而今回想起来，这些都已成为遥远的往事了。可是，阿欣对